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九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七一八〇次会议

2014年5月22日星期四上午10时举行

纽约

- 主席： 吴浚先生 (大韩民国)
- 成员：
- 阿根廷 佩瑟瓦尔夫人
 - 澳大利亚 昆兰先生
 - 乍得 谢里夫先生
 - 智利 巴罗斯·梅莱先生
 - 中国 王民先生
 - 法国 阿罗先生
 - 约旦 奥迈什先生
 - 立陶宛 穆尔莫凯特女士
 - 卢森堡 卢卡斯女士
 - 尼日利亚 拉罗先生
 - 俄罗斯联邦 丘尔金先生
 - 卢旺达 加萨纳先生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马克·莱尔·格兰特爵士
 - 美利坚合众国 鲍尔女士

议程项目

中东局势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U-506)。



上午10时1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主席（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阿尔巴尼亚、安道尔、奥地利、比利时、博茨瓦纳、保加利亚、加拿大、中非共和国、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拉脱维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马耳他、马绍尔群岛、墨西哥、摩纳哥、黑山、荷兰、新西兰、挪威、巴拿马、波兰、葡萄牙、卡塔尔、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土耳其、乌克兰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安理会成员面前有文件S/2014/348，其中载有阿尔巴尼亚、安道尔、澳大利亚、奥地利、比利时、博茨瓦纳、保加利亚、加拿大、中非共和国、智利、科特迪瓦、克罗地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匈牙利、冰岛、爱尔兰、意大利、日本、约旦、拉脱维亚、利比亚、列支敦士登、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马绍尔群岛、墨西哥、摩纳哥、黑山、荷兰、新西兰、挪威、巴拿马、波兰、葡萄牙、卡塔尔、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萨摩亚、圣马力诺、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尔维亚、塞舌尔、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前南斯拉夫的马其顿共和国、土耳其、乌克兰、阿拉伯联

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提交的一项决议草案案文。

我谨欢迎常务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我现在请他发言。

常务副秘书长（以英语发言）：我代表秘书长作此发言。

“自叙利亚战争爆发以来，我一直要求对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实施者追究责任。最近对于人道主义车队和人员的袭击——它们可能构成战争罪——增强了现在就采取行动追究叙利亚局势的责任的迫切需要。

“安全理事会在这方面负有不可回避的责任。既是安全理事会成员也是人权理事会成员的国家，对于制止流血和确保滔天罪行的受害者伸张正义负有特殊责任。

“2013年2月，调查委员会得出结论称，国际刑事法院是制止叙利亚有罪不罚现象的合适场所。人权事务高级专员一再呼吁安全理事会将叙利亚局势移交该法院，最近一次是在4月份。叙利亚人民拥有伸张正义的基本权利。联合国及其会员国负有捍卫这一权利的基本义务。我支持能够真正追究犯罪人责任的各种机制。显然，就此事而言，悲剧的任何一方都不是无辜的。我们还要记住，追究责任将有助于防止更多暴行。

“三年多来，安全理事会一直未能商定出措施来制止这场极为残酷的战争。这场战争不仅对数百万叙利亚平民，而且也对整个地区造成了严重影响和损害。安理会成员如果仍然不能商定一项措施，对正在发生的罪行进行某种程度的责任追究，本机构和整个联合国的公信力就将继续受损。

“我们在谈到追究责任时，应当不仅考虑到冲突当事方，而且还应考虑到继续向实施暴

行者提供武器从而助长冲突和加剧民众痛苦的外部力量。

“我再次呼吁安理会并恳请成员们搁置分歧，最终努力达成一种共同做法，结束叙利亚人民经历的这一长期梦魇。他们急需制止暴力和政治解决。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帮助叙利亚人民最终实现和平的未来。”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埃利亚松先生的发言。

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前发言的安全理事会成员发言。

阿罗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请求在就法国有幸提交的决议草案S/2014/348表决前发言，以解释我们为什么采取现在的做法。法国的提案并非是要在安全理事会处理叙利亚危机问题上搞新的分裂。相反，它旨在使安理会重新团结在其成员所共同遵守的价值观周围。

坐在议事席上的我们所有人都对叙利亚人民目前的悲惨遭遇感到极度震惊。逾16万人死亡，900多万人流离失所和沦为难民，国家遭到破坏、饥饿和流行病肆虐。在可以断定双方均对手无寸铁的平民实施了暴行的背景下，这个数字已经令人震惊。几周前经法国倡议而向安理会和媒体提交的“凯撒”报告，更是凸显了战争的野蛮程度。经独立专家核实的数千张照片展示了在叙利亚政权监狱里饿死和被拷打致死者的尸体。

如今叙利亚发生的杀戮、酷刑和强奸，不只是内战造成的惨重后果，而且也是蓄意实施恐怖和惩罚的政策的一部分。指挥官对其部队无视法律——说得更直率一些，是毫无人性——的做法放任不管。政府使用桶爆弹、导弹和化学武器轰炸平民区。恐怖团体不加区别地实施袭击。数万人失踪。酷刑和饥饿做法被大规模实施。我们看到在一个拥有古老文明的国家，正发生粗暴和残忍行径。其受

害者不只是我们常常置若罔闻的统计数字，而是有名有姓、有亲人、活生生的男女老少。

面对如此之多的生命遭到践踏，本组织所主张的价值观遭到否定，没有比沉默更糟糕的做法了。因为沉默就意味着默许、妥协和充当同谋。我并非没有看到安理会内部存在的分歧；我知道成员们对局势的分析各不相同。尽管我不赞同这些分析，但我对其予以尊重。不过，有些事实是所有人都清楚的。正如卜拉希米先生几天前在安理会这里所言，叙利亚如今谈判已无希望。这不是确定谁对此负责的时候或地方，而只是要把问题指出来。因此，说国际司法参与就会损害和平进程，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不存在和平进程，而且在短期和中期也无望开展任何和平进程。

他们拒绝谈判是因为他们想要获胜，而且他们觉得能够获胜。他们不愿谈判是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斗。他们不愿与兄弟和妻子遭受杀害或拷打者谈判。他们如此害怕他人复仇，所以他们也必须杀害他人。

有鉴于此，法国的提案基于以下看法，即僵局不应使我们回避叙利亚境内每天都在犯下的暴行。它旨在克服我们的分歧，从而侧重于我们大家共有的人性这一方面。对决议草案进行了修改，以便能够为各方所接受。其目的是在叙利亚局势中实行第2118(2013)号和第2139(2113)号决议已达成的一条原则，即反对有罪不罚现象。它也涵盖了叙利亚领土完整问题。关于各方的责任问题，它再次列入了一再达成的措辞，只是要求根据关于达尔富尔局势的第1593(2005)号决议以及关于利比亚问题的第1970(2011)号决议的类似规定——没有任何成员国对这两项决议投反对票——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于叙利亚内战的管辖权。

通过采取一致行动，安理会可以说，它不会忘记今天正在叙利亚犯下的大规模罪行；它不会忘记，有些领导人容忍，甚至纵容或下令实施了这些罪行；在2014年，人们不可能再像1942年或1994年

那样行事，而且安理会也不会容许那种野蛮情况重现。或许，我们可以制止一个即将犯罪的凶手。无论如何，通过让安理会说出该说的话，并且重新把道义置于分歧之上，我们将恢复安理会的信誉。我坚信，尽管存在分歧，但我们拥有同样的价值观、同样义愤填膺，而且有着同样的决心。这样说的時候已经到来。现在是证明这一点的时候了。

我有幸提交给各位同事投票的这项决议草案是对人类良知的呼吁。它不是一种政治姿态，而是相当明了的道义行动。如果安理会通不过这项决议，这将对正在受苦受难的几百万叙利亚人的羞辱。这会证明，有些人没有从历史中汲取任何经验教训。这将提醒我们，有些人，不管嘴上怎么说，实际上，无论大马士革政权犯下什么罪行，却都选择无条件支持该政权，而这一举动与为基地组织开脱罪责如出一辙。对所有罪犯都同样任其逍遥法外，不予惩处，并非自相矛盾之事；这其中有着犯罪同伙之情。

今天的否决将重申这一事实。否决将掩盖一切罪行，将是对正义的否定。否决将为法国关于在存在大规模暴行的情况下应限制使用否决权的提议提供新的正当理由。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将把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

阿根廷、澳大利亚、乍得、智利、法国、约旦、立陶宛、卢森堡、尼日利亚、大韩民国、卢旺达、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反对：

中国、俄罗斯联邦

主席（以英语发言）：有13票赞成、2票反对，0票弃权。由于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投反对票，决议草案未获通过。

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后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鲍尔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今天的会议事关对规模如此之广、如此致命而且在近代史上也鲜有同等程度的罪行追究责任。今天事关追究叙利亚的责任，但也事关对安全理事会问责的问题。如果可以，安理会有责任制止暴行，最起码是确保追究施暴者的责任。我们今天寻求的正是朝这最起码的目标取得进展。我国政府赞扬绝大多数投票支持决议草案的安理会成员以及64个与我们一道联署草案，支持把这些暴行转交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处理的国家。

遗憾的是，由于俄罗斯联邦决定，不管叙利亚政权做些什么，它都支持这个政权，叙利亚人民今天将无法看到正义得到伸张。他们看到的是罪行，而不是惩罚。4月15日，安理会成员听取了有关一份报告（S/2014/244）的通报；该报告载有55 000张死亡叙利亚人尸体的照片，这些尸体极度消瘦，并且遭受过酷刑，令人触目惊心。世界知名国际律师已得出结论，这些人是被政府杀人机器有系统地杀死的。

据报道，这些照片是由一个代号为“凯撒”的人提供的。他曾在叙利亚军事警察部门任职13年。他说，在战斗开始时，他接到指令去记录遭叙利亚安全部队断粮、殴打、施以酷刑和处决的人的图像。这些照片令人震惊和恐惧，即使在此之前，我们中的一些人也曾想过，这个政权还能再作出什么令人震惊的事情来。叙利亚士兵已经强迫医生不为伤者治疗、把病人拖出医院病床、围困整个社区、切断获得急需物资的途径，并且发动化学武器袭击和管状炸弹袭击，因为他们十分有信心，安理会任何有意义的行动都会受到阻挠。

司法进程所做的不只是追究犯罪者的责任。它还能够让受害者发出声音。今天的否决使得暴行的受害者暂时无法在海牙作证。不过，对我们安理会成员来说，如果俄罗斯和中国没有举手反对追究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责任，重要的是，今天要听到我们原本可能听到的那种证词。由于刚才投下的否决票，阿萨德的受害者之一，库赛·扎卡利亚将无法很快被传唤到国际刑事法院作证。尽管库赛在穆阿达米亚遭围困期间生活的故事听上去很残酷，但是，我们必须听听这个故事。库赛·扎卡利亚今天来到了安理会，我想请他站起来。

今天，我将向大家讲述库赛告诉我们的故事。库赛的家乡——穆阿达米亚——就在大马士革城外，是阿萨德政权的主要目标之一。在2013年8月的化学武器袭击中，库赛跑上街头，试图帮助他的邻居。他很快就无法呼吸了。他的眼睛被灼伤，心脏停止跳动，躺在那里奄奄一息，直到一个朋友绊倒在他身上，意识到他又重新开始了呼吸。库赛追述了他在看到邻居室息、朋友惊惶失措和家人死去时的困惑。他至今都记得一个13岁男孩的面孔。这个男孩就住在离他家几英尺远的地方。他说，这个男孩是那么的无辜。他回忆说，他什么都没做，但是，这个13岁男孩脸上的表情是库赛有生以来见过的最令人恐惧的一幕，因为白色泡沫从男孩的嘴里流出，死亡悄然而至。

如果库赛可以作证，他可以讲述他的邻居阿布·穆罕默德的故事。这个邻居在大马士革做招待员，他的妻子和女儿则住在穆阿达米亚。阿布·穆罕默德的女儿7岁，患有心脏病，在被围困的穆阿达米亚无法获得需要的药物。因此，阿布·穆罕默德做了任何父亲都会做的事情，试图从大马士革给她捎药。他被阿萨德的雇佣兵抓住了，身上被泼酸，倍受折磨，最后惨遭杀害。他的尸体被扔在40号公路上。由于没有药物治疗心脏病，阿布·穆罕默德7岁的女儿死了。库赛还可以讲一讲拉纳这个18个月大女婴的故事。拉纳的父亲在围困前经营着一家杂货店。在被围困之后，他眼睁睁看着他的女儿拉纳喝

不到过去摆在他杂货店货架上销售的牛奶，因为营养不良而死去。

库赛说，他在美国四处走了走，注意到餐馆里的人平常是怎么生活的。他注意到我们盘子里少量吃剩的东西。他记得，曾在穆阿达米亚看到邻居们拼命想得到一小片发霉面包的情形。库赛讲述他在穆阿达米亚的经历值得一听。应当让一个独立的法院来进行审查；如果罪行坐实，就应当把那些责任人绳之以法。

今天的否决票使得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了。引人注目目的是，这些否决票也保护了在叙利亚境内活动的残暴的恐怖组织。那些砍掉平民脑袋和袭击宗教少数的人也不会很快被押上国际刑事法院，因为今天俄罗斯和中国的否决票不仅保护阿萨德及其刽子手，而且也保护那些不知廉耻或人性的继续对叙利亚人民发动原教旨主义攻击的激进伊斯兰恐怖分子。此类否决票不仅帮助阿萨德，而且也帮助恐怖主义团体逃脱惩罚。

过去，每当发生异乎寻常的罪行时，国际刑事法院是能够采取行动的。为什么乌干达、达尔富尔、利比亚、中非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科特迪瓦、马里和肯尼亚的人民有资格获得不偏不倚的国际正义，而叙利亚人民却不能？为什么国际刑事法院应当追究非洲境内暴行的责任而不能追究叙利亚境内正在犯下的当代最恐怖的罪行的责任？那些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这个非常合理的问题的人今天获得了他们的答案——俄罗斯和中国的否决票。

许多年后我们的子孙将问我们，我们怎能不为地球上生活在人间炼狱的人民伸张正义。历史书上很可能载入西泽拍摄的被酸腐蚀得浑身疤痕的瘦骨嶙峋的尸体，旁边并列一张两个安理会成员的照片，这两个成员阻止为库赛等渴望结束这种恐怖的受害者伸张正义。

因此，今天不仅要为阿萨德政权的受害者，为库赛和他在穆阿达米亚的邻居进行问责，而且也要对安全理事会的成员进行问责。月复一月，年

复一年，我们每个人都谈到正义的重要性，以及在叙利亚追究责任的必要性。受害者和幸存者恳求采取行动并为正义大声疾呼。国际社会支持作出特别努力，以收集证据和记录证词。我们派调查团去调查事实，并且举行了一次又一次会议，但在今天之前，我们没有提出有关把这一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的决议草案。我们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担心它会遭到否决。

但是，阿萨德的工业化杀人机器和恐怖袭击的受害者不应仅仅成为任人宰割的羔羊。他们有权要求安全理事会每个成员摆明立场和负起责任。他们有权要求历史记录下谁站在他们一边，谁愿意举手剥夺他们获得正义的机会。也许今天没能在国际刑院面前追究针对叙利亚人民犯下的可怕罪行的责任，但是应当追究那些阻止追究此种责任的安理会成员的责任。

叙利亚代表，也许还有俄罗斯代表，可能会说今天表决的决议草案存有偏见，我表示同意。它偏向于查明事实，并且倾向于和平，这一和平的基础是要个人承担责任，而不是要阿拉维派、逊尼派或库尔德人等整个群体承担责任。今天表决的结果虽然令人失望，但不会终结我们对正义的追求。

我国政府将继续同许多其他政府和组织一道努力，鼓励并协助进一步收集证据。我们决心已定，一定要让叙利亚暴行的受害者及其亲人根据威严的法律获得答案。我们在这项努力中将遵循真正经受过时间考验的基本文明原则。正如雅典智者梭伦在2500多年前所说，“未受伤害者当与受害者同样奋力惩罚加害者。”今天，安理会压倒多数的成员申明了这一点。

加萨纳先生（卢旺达）（以英语发言）：卢旺达要发言解释其对决议草案S/2014/348的投票立场，该草案请求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我感谢常务副秘书长扬·埃利亚松先生的发言，并欢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

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巴沙尔·贾法里大使出席我们的会议。

我们曾几次在安理会中阐明卢旺达关于国际刑院的立场，该立场众所周知。关于国际刑事法院的辩论确实是合理的，应当在联合国内继续进行下去，以便共同建立一个公平和效率更高的刑事司法系统，能够更好地打击最严重罪行方面的有罪不罚现象。

但是，正如萨曼莎·鲍尔大使所说，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为了就国际刑院问题再举行一次实质性的辩论。我完全同意她的意见。我们的子孙有一天将问我们，我们为制止叙利亚的悲剧做了什么。我们作为父亲、母亲、人和国际社会的代表来到这里，应当听取过去三年叙利亚境内被杀害的超过16万人的声音。这提醒我们，安理会不能对大规模暴行习以为常。我们这里是一个被授予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的集体机构。这包括保护的责任以及把最严重罪行的凶手绳之以法的义务。儿童遭到毒气攻击，妇女遭到性虐待，男子遭受酷刑。对医院和学校使用桶装炸弹。叙利亚境内被恐怖袭击摧残的社区生活在无休止的恐惧之中。

卢旺达一再要求在日内瓦和平进程范围内实现叙利亚危机的政治解决。我们也赞同秘书长的呼吁，敦促联合国所有相关会员国不要向叙利亚境内任何一方提供武器。我们同意，没有一个相关国家响应这个呼吁。但是，鉴于叙利亚境内侵犯人权的严重程度，国际社会，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我们都知道，叙利亚司法机构目前无法追究叙利亚境内大规模暴行的凶手的责任。

因此，我们感谢法国提出本决议草案，向叙利亚境内交战各方发出一个强烈的信号，即安全理事会致力于追究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卢旺达对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尽管我们遗憾地看到草案未获通过，但卢旺达并没有对在叙利亚问题上寻求正义和追究责任失去希望。然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敞开心胸，以便找

到解决这场人道主义和人权灾难的办法。尽管在消除叙利亚化学武器计划方面取得了真正的成就，安理会无法制止叙利亚境内暴行的事实，显然仍对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信誉构成严峻挑战。

卢旺达作为保护责任之友小组共同主席，并鉴于本国的灭绝种族历史，我们借此机会再次呼吁安全理事会全体常任理事国认真、慎重地考虑法国提出的关于它们相互间的行为守则，从而出于自愿而不对灭绝种族、战争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类罪的情势使用否决权。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在安理会开展有意义的改革之前，这样一个行为守则可以是一个必要的工具，能够使安理会重新接纳《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载的道德价值观。

总之，我们所有人都必须致力于为了人类而采取行动，而不要为了利益而不作为。这是我们缅怀叙利亚受害者的唯一途径，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向心怀疑虑的世界表明，我们作为安全理事会成员，已经吸取过去的教训，决定不辜负国际社会赋予我们的崇高使命。

马克·莱尔·格兰特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们在这个会议厅内一次又一次听到叙利亚政权在过去三年冲突期间对平民犯下规模惊人的违法行为和暴行：对平民居住区不分青红皂白地进行狂轰滥炸；采取骇人听闻的违法行为，包括该政权拘留中心系统地实施谋杀和酷刑；武断地拒绝让人道主义援助物品送达需要援助的民众手中；利用围困和饥饿作为战争武器。

今天的决议草案S/2014/348向叙利亚人提供了结束犯下这些暴行的人员逍遥法外的前景。要犯罪者对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是实现可持续和平的关键要素。如果正义得不到伸张，那么，叙利亚就不可能有真正或持久的解决方案。决议草案本来可以授权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调查冲突期间犯下的所有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不论犯罪者的身份或从属关系为何。

决议草案得到安理会13名成员、65个提案国、来自世界各地100多个非政府组织以及叙利亚全国联盟的支持。这显示了在这个问题上国际感情的力量。俄罗斯和中国应该感到羞耻，他们决意阻挠为叙利亚人民主持公道的努力。他们再次投下反对票，阻止安全理事会努力采取行动，处理叙利亚境内日复一日正在犯下骇人听闻的侵犯人权行为。这种做法是可耻的。俄罗斯和中国将不得不为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不仅是向这些国家和组织作出解释，还要向继续在阿萨德残暴政权之下遭受苦难的无数叙利亚民众作出解释。

英国致力于维护问责制。尽管今天的投票出现这种情况，但我们将继续寻求以各种方式确保能够在叙利亚追究责任。我们将继续支持记载种种暴行的工作，并依然准备迎接可以向肇事者追究责任的时刻的到来。叙利亚境内犯下这些骇人听闻罪行的人员眼下或许可以躲在俄罗斯和中国否决票的背后，但是，他们不可能永远逃避法律的制裁。

奥迈什先生（约旦）（以阿拉伯语发言）：今天，约旦对决议草案S/2014/348投了赞成票，我们这样做是基于我国对刑事司法以及罪责必究原则的深刻信念，目的是要结束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所推行的有罪不罚政策，这也是因为我们信守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的各项原则。安理会未能在今天通过这项决议草案，我们要表示深感遗憾。

与此同时，我们要强调，我们支持法国的倡议，其目的是在安全理事会就涉及灭绝种族、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决议草案投票时，限制使用否决权，以避免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重演。

卢卡斯女士（卢森堡）（以法语发言）：三年来，叙利亚每天都在一点一点更深地陷入在绝对有罪不罚的情况下不分青红皂白地实施暴力杀戮的恐怖气氛之中。这种绝对有罪不罚的现象是叙利亚冲突各方继续进行血腥屠杀的原因之一，而平民首当其冲成为受害者。

叙利亚境内暴行的证据随着各种报告的纷至沓来而不断积累，这些报告包括人权理事会设立的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的报告、关于叙利亚监狱中以工业规模系统性施行酷刑的凯撒报告（S/2014/244，附件）以及非政府组织的报告，包括关于对平民使用桶状炸弹的报告。不错，叙利亚是处于战火之中，但是，战争不能成为随心所欲而为的借口。在国际法之下，甚至战争都要遵循规则，可是在叙利亚，这些规则每天都脚踏。

死于叙利亚冲突的人数已经超过16万。叙利亚境内的残暴行为罄竹难书，但是，我要在此提及儿童在冲突中遭受的无尽苦难。1万多名儿童惨遭杀害。对居民区的空中轰炸使无数儿童遭受伤残，叙利亚政府军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集束弹药和桶状炸弹。儿童遭逮捕，被招募为战斗人员，被任意拘留，遭受虐待和酷刑。一些儿童遭受性暴力或者失踪。冲突各方都将学校和医院作为攻击目标，或者将其用于军事目的。

要结束叙利亚的冲突和暴行，就必须寻求政治解决方案。每个人都了解这一点。但是，争取达成政治解决的努力陷入了僵局，主要是因为叙利亚当局拒绝讨论真正的政治过渡。就我们而言，我们不能接受一些合作伙伴利用这种政治僵局作为借口，阻止我们采取行动打击有罪不罚的现象。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与寻求政治解决并非水火不相容，而是恰恰相反。打击有罪不罚的矛头正是对着挑起战争和煽动暴力的人员。打击有罪不罚正是要威慑犯罪者不敢犯下更多罪行。我们深信，主持正义是在叙利亚恢复和平的一个关键要素，一个不可或缺的要害。

正因为如此，自2013年1月以来，卢森堡与57个其他国家一道不懈恳请安全理事会将自2011年3月以来叙利亚境内出现的局势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检察官处理，无一例外、不加区分地起诉涉嫌犯罪者。叙利亚境内的受害者正在乞求我们为他们至少做到这一点，使他们有一线希望，相信最

终他们会获得正义，而那些在该国犯下了最令人发指罪行的人将因其所作所为而受到追究。国际刑院成立就是为了杜绝犯下令整个国际社会关切的最严重罪行的人不受惩罚的现象，并在一个国家不愿意或不能够有效起诉此类罪行时确保有效起诉此类罪行。叙利亚肯定就属此类情况。

出于这一原因，卢森堡成为今天的决议草案（S/2014/348）的提案国，并对其投了赞成票。这项决议草案是法国向安全理事会提议的，它要求将自2011年3月以来叙利亚境内出现的局势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处理。我们彼此存在分歧，但我们有一套共同的价值观，有共同的人性，有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共同信念。这应当促使我们在安全理事会内团结起来并达成共识。法国提议的决议草案反映了这些共同价值观。该决议草案不是要争辩，而是旨在将叙利亚境内冲突各方所犯的违法行为——叙利亚当局和亲政府民兵所犯的普遍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以及非国家武装团体所犯的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提交给国际刑院处理。

令人深感遗憾的是，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共同人性和价值观今天没有占上风，这项决议草案未能获得通过，因为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常任理事国对它投了反对票。这一双重否决正在造成双重损害，因为它将对每天都在遭受呈无休止螺旋式上升的暴力恐怖的叙利亚人民的未来产生严重影响，还因为它影响安全理事会的公信力和效力，使安理会对有罪不罚现象无法采取行动。今天的表决凸显了安全理事会因有人滥用否决权而陷入的僵局。在这方面，卢森堡支持法国的提议，即在大规模暴行、灭绝种族罪行、战争罪行或危害人类罪行案件中，五个常任理事国应避免动辄行使否决权。这样一项自愿行为守则将有助于加强安理会在保护平民方面的公信力，尤其是其效力。

尽管今天的表决出现了这样的结果，但我们不会善罢甘休。面对叙利亚境内所犯的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我们决不会停止呼吁为叙利亚人伸张

正义。我们不会放弃希望，相信我们共同的人性最终会占上风。

巴罗斯·梅莱先生（智利）（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刚才进行表决的决议草案（S/2014/348）寻求将叙利亚局势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处理，以调查并随后惩罚有关责任人，而不论他们可能是谁。我们对这项决议草案未能获得通过深感遗憾。智利多次与有关各方一道呼吁那些享有否决权的国家在涉及危害人类罪、战争罪、灭绝种族罪或族裔清洗罪的案件中不要行使否决权。我们认为，安全理事会应当有能力采取行动支持人类最基本价值观和原则。本着开放精神，智利成为这项决议草案的提案国，坚信这项决议草案是一个必要步骤，力求在对各方不加任何区分的情况下为叙利亚境内冲突所有受害者伸张正义。

我国是《罗马规约》缔约国。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捍卫《罗马规约》的完整性，使之能够得到充分执行，并在打击有罪不罚现象方面富有成效。国际刑事法院已经显示自己是调查促使产生今天未能获得通过的决议草案的行为的最佳工具。

昆兰先生（澳大利亚）（以英语发言）：今天安全理事会再次辜负了叙利亚人民。那里的战争现已进入其第四个年头。该国已经四分五裂，可能无法恢复原状。其2 000多万人口中有近乎一半已经逃离或流离失所。每60秒钟就有一个家庭逃离叙利亚。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政权，其军事战略基于通过各种方式蓄意侵害平民。这些方式包括围困，将挨饿用作战争武器，不分青红皂白地实施空中轰炸，对居民区定向使用桶爆弹，任意拒不准许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和医疗物资，袭击医院和医务人员，大规模、有系统地实施酷刑，实施性暴力和进行处决，强行驱逐城镇居民，以及拒不准许向不是生活在政府控制地区的本国公民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这场本世纪最大人道主义危机正在不断恶化。现在看不到有任何解决办法。冲突中各方，包括意图挟持反对派的极端主义分子和恐怖主义分子，都

犯有极为严重的罪行。那里盛行有罪不罚文化。没有人受到追究。叙利亚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过去三年来收集到的广泛证据证明，有关人员犯下了战争罪行和危害人类罪行。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得出结论说过去三年来有人犯下了此类罪行，并一直呼吁将叙利亚局势提交给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处理。4月份，安理会自己在凯撒报告（S/2014/244，附件）中看到了令人不寒而栗的照片证据，证明被叙利亚政权关押的人员遭到大规模的普遍和有系统的酷刑和处决。秘书长一直呼吁对我们在叙利亚看到的罪行追究责任。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正是为了确保那些对最恶劣大规模残暴罪行为负有最大责任的人员将受到追究，特别是在其国家当局不愿意或不能够在国内这样做的案件中。

叙利亚当局不仅未能履行这一责任，他们自己就属于此类罪行的实施者。因此，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行动。澳大利亚是18个月前致函安理会要求将叙利亚局势提交国际刑院处理的58个联合国会员国之一。自那时以来，叙利亚局势已变得如此更加糟糕。今天的决议草案（S/2014/348），其提案国数量多达65个，并在安理会获得了13张赞成票，这一事实应当向那些对这些罪行负有责任的人发出明确无误的信息。这项决议草案虽遭否决，但对叙利亚境内所犯的罪行没有时效法。我们将继续为受害者伸张正义。

安全理事会负有保护责任——这是我们各国领导人在2005年世界首脑会议上赋予的责任——以及尽我们所能防止大规模暴行发生的责任。安理会的作用在《罗马规约》中有具体提及，因为究责是保护的核心，也是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基本责任的核心。利用否决权来阻止一项试图对犯下大规模残暴罪行进行究责的平衡决议草案会使人类付出巨大代价。人们将因为安理会未能这样做而对其作出严厉的评判——这是对的。至少，今天未能通过决议凸显了在明显存在大规模暴行的情况下，自愿克制使用否决权有多么重要。

这是安理会内三年来第四次阻碍在叙利亚采取行动的否决。安理会在履行我们的和平与安全任务时，现在正授权动用维和人员人数有史以来最多的一些行动，并越来越多地在很多危机中开展有力的保护平民行动。我们这样做是根据所有会员达成的共识，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当我们未能这样做的时候，就像今天在叙利亚问题上再次发生的那样，就会造成破坏性后果。冲突受害者有权获得安全理事会的支持和我们采取的行动。安理会有责任提供这种支持并采取行动。

穆尔莫凯特女士（立陶宛）（以英语发言）：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表决会是什么结果，但看到在叙利亚局势问题上——这次是关于将叙利亚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处理的问题上——有人第四次投否决票，我们仍感到十分失望和不安。我们感谢法国拟定决议草案S/2014/348，包括我国在内的65个国家是其提案国。

在已有16万多人丧生、270万人沦为难民、近650万人流离失所的情况下，此次否决的意思明确，那就是认可逍遥法外现象。它等于允许所有侵犯人权、大规模暴行、危害人类罪和战争罪的人——无论是在叙利亚还是在其它地方——继续为所欲为地实施其恐怖行径。叙利亚每天都在继续发生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的行为。有人正在大规模实施野蛮罪行，而这些罪行在21世纪是不应发生的。恐怖主义在增多。饥饿被用作战争武器。人道主义准入遭拒，人道主义援助被用来迫使他人投降。实际毁灭和破坏程度难以形容。一代叙利亚儿童——儿童基金会说有570万——在被剥夺童年、教育、住房，因此也被剥夺未来的环境下长大。他们是人数庞大的失落的一代。

上个月，在“阿里亚办法”会议上，凯撒报告（S/2014/244, 附件）所载的画面让我们很多人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几千张照片展示了因遭受骇人酷刑而留下多处伤痕的消瘦的身体。对我们来说，它们虽然令人震惊，但只是画面。对叙利亚无数受害者来说，它们是其日常生活的可怕写照。最近，我们

很多人又一次目睹了叙利亚政权滥用桶爆弹所犯下的暴行。这些画面再次令人感到震惊，惨不忍睹，是叙利亚人民日常生活的恐怖写照。

然而，这一切似乎都无法打动再次选择对安理会叙利亚问题决议投否决票的人。他们这样做是选择了保护施害者而非受害者，为流血和逍遥法外打开了更宽的大门。叙利亚政权曾有很多机会先是防止然后是制止流血。它从未努力这样去做。将局势提交国际刑院不会也可能会妨碍实现和平与和解的进程，因为并没有此类进程。各方都觉得它们可以靠武力赢得战斗，这意味着将有更多平民死亡和更多毁灭。长期受苦受难的叙利亚人民理应能够过得更好。

国际刑院作为负责在国家当局不能或不愿起诉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情况下起诉这些罪行的常设国际法院，其设立宗旨正是为了处理像当今叙利亚局势这样的局势。尽管安理会的工作只能是这个饱受战乱的国家更大范围的伸张正义和追究责任工作的一部分，但将叙利亚局势提交刑院本来可以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关键第一步。今天的否决无情地剥夺了迈出伸张正义和追究责任的这个关键第一步的机会。

今天的否决站在了伸张正义和追究责任的对立面，站在了人性的对立面。然而，令我感到鼓舞的是，我看到更多国家今天选择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面。

佩瑟瓦尔夫人（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自我们于2013年1月担任安理会成员以来，阿根廷曾多次支持将叙利亚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国际刑院）处理，以便刑院能够对当代最残忍、残暴和令人心碎的这场悲剧的所有当事方公正地行使管辖权。

让有罪不罚成为对于叙利亚各方所犯罪行的回应，不仅有损联合国的道德、政治和法律基础，而且也有损安理会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职责。今天，有人企图将和平与正义错误地对立起来，这是

站不住脚的，甚至是令人气愤的。我们大家都知道，没有和平就没有正义；没有正义，和平就会遭受威胁。

阿根廷遵循自己的政治决心、道义责任和对国际法的尊重，对于将叙利亚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处理一事投了赞成票。我们唯一坚定而明确的宗旨是，刑院调查并起诉犯有《罗马规约》确定的严重罪行的人，并承认受害者拥有了解真相、给予纪念、伸张正义和获取赔偿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与此同时，阿根廷决定不参与该倡议的联署，因为维护《规约》的完整性也是我们的宗旨。《规约》规定向刑院提案应以妥善方式作出，以免损害《罗马规约》的法律基础，或是刑院的效力和有效性。

一方面，我们似乎要再次接受选择性司法的做法成为常态。我们不应感到意外的是，在犯下骇人罪行的类似局势中，某些局势被认为应当提交刑院处理，有些则被认为不应提交。另一方面，似乎有人试图让我们相信，破坏法律文书的完整性丝毫不会妨碍伸张正义的目标。在有些情况下，有人以普世价值为由，在另一些情况下，则进行诡辩，但他们主要依据“目的正确即手段正当”的实用原则。然而，我们从经验中知道，并非所有手段都能达到预期目的。

阿根廷和其它很多会员国认为，随心所欲的做法常态化、法律倒退和不顾价值观采取实用做法都不是可行的选择。我们认为，所有骇人听闻的罪行都必须接受司法审判，无论它发生在哪里、系何人所为。如同人权一样，我们不能宣称尊重某些人权，而不承认其它人权。我们不能声称，我们支持适用某项准则的某些规定，但非其全部规定。

2005年，在安理会通过第1593(2005)号决议，将达尔富尔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处理时，阿根廷作为当时以选举产生的安理会成员，坚持认为决议的某些内容不应永久化。但是今天，我们面临同样的情况，因为我们面前的草案案文表明只打算提交某些个人，允许就刑院管辖权范围和与刑院合作的

义务作出豁免，并且载有一个段落，指出安理会确认因提交审理而产生的费用将不是由联合国来承担，而是由《罗马规约》缔约国或通过自愿捐助来承担，由此违反了《规约》的规定。难道还需要提醒大家，安全理事会有权迫使所有联合国会员国，无论是否《罗马规约》的缔约国，都必须与刑院合作吗？令人失望的是，安理会没有把这一道义务变成现实。

关于非《规约》缔约国免于接受管辖和联合国不为提交审理提供资金的问题，我必须不仅指出阿根廷强烈反对此类规定，还要提及我们对后果的认识，包括过去两次提交审理的局势。根据《罗马规约》，刑院在审理提交的局势时，对《罗马规约》缔约国和非缔约国的国民行使管辖权。安全理事会无权宣布修改《规约》，以便对在提交刑院处理的局势中犯下《规约》所规定罪行的非缔约国国民给予有罪不罚的待遇。也就是说，在我们刚才投票表决的决议草案的执行部分第7段或任何其它段落的案文中的任何内容都无权修改《规约》关于刑院在某个局势中的管辖权的标准，如果需要作出决定，刑院将是自己管辖权的最终裁判机关。

关于为审理提交情势提供资金的问题，执行部分第8段的规定不符合《罗马规约》和《联合国和国际刑事法院间关系协定》。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公平的。阿根廷不赞成安理会关于联合国不承担审理提交情势费用的说法。安理会不能行使它没有的权力，例如它无权决定为审理提交情势提供资金的问题。根据《联合国宪章》，这属于大会的权限。这一点在执行部分第8段中同样是清楚的，它提到了大会第67/295号决议。因此，如果大会及时予以审议，就能够根据《关系协定》，决定如何为安理会提交刑院处理的局势提供资金的问题。

最后，我要指出，本次会议非常敏感，而且让人感到极为遗憾。我们本应带着诚意，通过发出同一个声音去做但却没有做到的事情，最后结果是无能为力。无数受害者已经听到，在结束致命的暴力，消除令人感到羞辱的有罪不罚现象，或者帮助

恢复叙利亚失去的和平问题上，安理会无法达成一致意见。

但是，正如《坎帕拉宣言》所述，国际刑院在一个力求根据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结束有罪不罚现象、建立法治、促进并鼓励尊重人权，并且实现持久和平的多边体系中，负有崇高的任务和职责，不容许我们认为我们永远无法实现迄今未能达到的目标。如果我们不能充分相信安理会很快会改变它对权力的看法和工作的方式，那是很不公道的。

谢里夫先生（乍得）（以法语发言）：三年多来，叙利亚局势每天都在恶化，看不到局势会有改善或趋于平静的迹象。几乎每一天都有新的受害者。叙利亚平民，特别是妇女、儿童和老人深陷其中，继续成为蓄意袭击的目标，他们日复一日面对着空袭、炮火、桶爆弹、强迫流离失所、汽车炸弹、强奸、酷刑和绑架行为。这些行径严重违反国际人权法和人道主义法，犯下这些行为的人，无论他们属于哪一方，都应被绳之以法。

乍得一贯声讨并坚决谴责各种侵害平民的暴力行为和暴行，无论这些行为是谁犯下的。不幸的是，我们遗憾地注意到，所有这些暴行不仅没有受到惩处，而且随着冲突升级，变得日益频繁。我们认为，暴力行为广泛存在以及缺少和平摆脱危机的前景，破坏了有利于在国家法院对最严重罪行进行可信和公正起诉的条件。在这方面，乍得作为《罗马规约》缔约国，如果不支持旨在消除有罪不罚和不伸张正义情况的倡议，将是一个严重的失误。本着这一坚定信念，并出于为结束受害者苦难的共同努力作出贡献的愿望，乍得对我们刚才表决的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遗憾的是，草案没有获得通过。

虽然我们本着原则投了赞成票，但乍得感到遗憾的是，与有关达尔富尔和利比亚问题的决议草案一样，这项草案规定就同样的罪行对某一类国家的国民酌情加以处理。但是，此类豁免，尽管在某些情况下有正当理由，对受害者来说却是难以接受

的，并且破坏清算旧账的原则以及针对最严重罪行无一例外地为所有人寻求独立和有公信力的国际刑事司法的理想。

最后，乍得再次呼吁叙利亚冲突各方立即履行其保护平民、人道主义人员、医务车辆的义务，使人道主义机构能够毫无阻碍地接触所有民众。

丘尔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们理解许多代表团的动机，它们支持或联署了关于把叙利亚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处理的决议草案（S/2014/348）。我们与它们一样，对叙利亚危机有同样的感受，这场危机拖的时间太久了。我们不忍心看到破坏、生命损失和人们遭受的痛苦。

比较难以确定的是，是什么动机导致法国提出这项草案并把它提交表决，因为它事先就完全清楚草案的注定命运。对于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五常）在叙利亚问题上缺乏团结，人们不无抱怨。实际上，当存在这一团结时，我们便得以取得具体积极的成果。此类成果中无疑包括通过关于销毁叙利亚化学库存的第2118（2013）号决议。该计划即将成功完成。另一个重要基准是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第2139（2014）号决议。

五常的团结一致是重要的。毕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法国才一直在推动五常介入危机的政治解决。然而，它没有能够提出任何积极有实质内容的想法。为什么在此阶段给予五常如此一击？难道只是为了再次试图为武装干涉叙利亚冲突制造借口？我们绝不能忽略一个事实，即，法国外交使团负责人看好了时机，认为应当利用他最近对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的访问，公开批评美国拒绝于去年秋季以导弹和炸弹攻击叙利亚。

应当指出，五常团结遭受的这一损害发生在努力找到叙利亚危机的政治解决办法的关键时刻。应当利用拉赫达尔·卜拉希米辞职造成的非自愿裂缝对局势进行一次深入、公正和共同的分析，并寻找任何可能打破恶性暴力循环的资源。在这方面，拉赫达尔·卜拉希米5月13日留给安全理事会的政治声明中

载有引人深思的内容。这正是俄罗斯所提决议草案的主旨：促进当地停战进程。该决议草案未获我们西方同事们的青睐。他们声称，已经取得的解决方案不能用作标准。

人们不禁会想起俄罗斯曾说过，糟糕的和平强于完美的争吵。而我们的西方同事们提出些什么呢？他们提出举行会谈——只能去哄逗天真的人们——并声称他们将只会向好的反对派团体提供新型武器。在他们的好人名单上现在包括努斯拉阵线，该团伙公开承认一系列野蛮的恐怖袭击是他们干的，其中包括最近发生在阿勒颇省致使数十名平民丧生的袭击。我谨指出，我们的西方同事们要求通过由该阵线控制的边界过境点来向叙利亚运送跨界人道主义救济物资。与此同时，他们一直阻止安全理事会对发生在叙利亚的多起恐怖袭击进行任何谴责。

寻求不惜一切代价以武力变更叙利亚政权，将推延危机并破坏日内瓦谈判。说明问题的是，联合国联盟领导人艾哈迈德·贾布巴不屑参加日内瓦谈判，却为寻找武器而周游世界。其前任之一穆瓦兹-哈提卜仅因试图发起与大马士革的谈判以制止流血便被解职。在这方面，引人注目的是，在所谓的伦敦11国会议之后于5月15日发表的公报中，只字没有提到政治解决和叙利亚人之间的谈判进程。西方三国竭尽其能事去说服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不要召集新一轮日内瓦谈判。

当总体政策是要使冲突升级之时，又有什么正义好谈呢？今天未获通过的决议草案暴露了一个企图，即利用国际刑院进一步煽动政治激情和为最后的外部军事干涉做最后铺垫。应当指出，所谓的凯撒报告（S/2014/244, 附件）被用来加剧决议草案提出前期的紧张状况，其依据是来自无法核实来源的未经证实的信息，因此不能作为作出如此严肃决定的基础。

我们不能无视一个事实，即，上次安全理事会将一起案例提交国际刑事法院审理时——通过第

1970（2011）号决议提交利比亚案例——没有帮助解决危机，而是在冲突上火上浇油。在敌对行动停止之后，国际刑院并没有适时发挥作用——这是客气的说。它没有促进利比亚恢复正常或伸张正义，而是规避最为紧迫的问题。北约轰炸造成的平民死亡不知何故被置于其审理范围之外。我们来自北约国家的同事们傲慢无比，干脆拒绝处理该问题。他们甚至拒绝道歉，即使在他们谈论耻辱喋喋不休时亦是如此。他们提倡打击有罪不罚现象，但自己却奉行放任一切的政策。

美国经常为该国指出诉诸国际刑院的选项，但自己却不愿加入《罗马规约》。在今天的决议草案中，美国坚持自己及其公民享受豁免待遇。英国是国际刑院缔约方，但不知何故却不热心于在刑院内审理英国国民在伊拉克战争中所犯罪行。如果美国和联合王国均打算将伊拉克案例提交国际刑院，世人才会看到他们是真的要打击有罪不罚现象。

我们的行动前提是，2012年6月30日的日内瓦公报（S/2012/522, 附件）依然是解决叙利亚危机努力的核心。该公报解释了追究责任和民族和解等原则，认为它们是相互关联的，将该进程中的主导作用交给了叙利亚人自己。

我们坚信，正义终将在叙利亚占上风。那些犯有严重罪行的人将受惩处，但是如果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需要实现和平。俄罗斯将继续竭尽全力尽快制止流血。我们促请我们的西方同事们放弃他们无休止加剧叙利亚危机的死胡同徒劳政策。我们请所有真正珍惜叙利亚人民利益的人与我们一道努力，找到叙利亚政治解决方案。如法国今天所作的那样，断言政治进程已经死亡，根本是不负责任的。实际上，这是对叙利亚人民背信弃义。

王民先生（中国）：三年多来，叙利亚冲突愈演愈烈，给叙利亚人民带来深重苦难，也给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提出严峻挑战。中方一贯主张叙利亚各方都应尊重人权，遵守国际人道法，在冲突中应避免伤及无辜。中方坚决反对叙利亚冲突各方任何

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但对于安理会刚刚表决的这份决议草案，中方存在几点重大困难。

第一，中方认为，由国际刑事法院追究严重违法行为人的责任，应当以尊重国家司法主权为前提，遵守补充性原则。中国不是《罗马规约》的缔约国，一贯对安理会将一国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持保留态度，这是我们的原则立场。

第二，当前叙利亚问题政治解决正面临困难，国际社会必须坚定信心，保持耐心，坚持政治解决大方向不动摇。当务之急是推动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尽快停火止暴，重启第三轮日内瓦谈判，推进政治进程，启动政治过渡。在当前形势下强行将叙利亚局势提交国际刑事法院，不利于叙利亚有关各方增进互信，无助于日内瓦谈判的尽快重启，将损害国际社会推动政治解决的努力。

第三，一段时间以来，安理会在叙利亚问题上保持了团结与协作。这是包括中方在内安理会成员相互照顾彼此重大关切所取得的成果。我们认为，在各方对决议草案尚存重大分歧的情况下，安理会应继续磋商，不应强行表决，以免损害安理会的团结，干扰安理会在叙利亚问题及其他重大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令人遗憾的是，中方上述建议未得到采纳。

基于上述，中方在表决中投了反对票。

中方今天为什么投票反对这项决议草案，刚才我已阐述了中方的立场。道理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刚才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指责完全没有道理，是不负责的，也是虚伪的。中方坚决反对和拒绝这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污蔑。

中方在叙利亚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没有一己私利，更不会庇护叙利亚任何派别或任何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中方始终致力于寻求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的方案，并为此全面、平衡地做叙利亚政府和反对派双

方的工作，推动其通过对话谈判，在各方诉求之间走一条符合自身国情、兼顾各方利益的“中间道路”。中方高度关注叙利亚人道局势，对叙利亚人民遭受的苦难感同身受，并已多渠道、多批次地向叙利亚人民包括境外难民提供了人道援助。中方高度重视有关各方、特别是阿拉伯国家在叙利亚问题上的合理关切。我们愿同有关各方保持密切沟通，为实现叙利亚问题的妥善解决，维护中东地区和平与安全做出积极的努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本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大韩民国对决议草案S/2014/348投了赞成票。叙利亚局势要求安全理事会采取果断且迅速的行动。追究责任应是这一行动的一部分，因为没有正义就不会有可持续的和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决议草案投了赞成票，该草案将把在叙利亚境内犯下的危害人类罪行提交国际刑事法院。

极其令人遗憾的是，安理会由于否决票未能同意采取行动。我们正在使国际社会的愿望落空，也令叙利亚人民失望。同样令人失望的是，有一种不当的观点认为，伸张正义的努力与寻求政治解决的努力是不相容的。

话虽如此，我仍认为安理会不能认为今天的表决是我们努力持续性挫折。目前实地的局势太过严重，依然需要安理会采取有效的行动。大韩民国仍然致力于与其他成员进行合作，以响应要求。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责。

法国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阿罗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我本希望我发言的语气能向在本议席和在会议厅就坐的所有人展示我们不让安理会再次体现同样的分歧的决心。我愿我的发言反映出我尊重辩论会的尊严的愿望——这是一场有关叙利亚人民无穷痛苦的辩论会——以及我希望看到所有那些犯下罪行的人终有一天被追究责任的愿望。除了上诉国际刑事法院，我看不到其他

办法。因此，这是一种相当简单的发言。我感到遗憾的是，俄罗斯联邦代表用谩骂和直接的人身攻击进行回应。我谨指出俄罗斯同事发言中的四个特点：荒唐、混乱、错误，以及最后一点：厚颜无耻。

关于荒唐，说是我们提出决议草案S/2014/348是为了准备军事干预。我认为这一点甚至不值一辩。正如塔列朗说过的那样，过犹不及。

关于混乱，我们听到并看到我们的俄罗斯同事从的黎波里说到巴格达，似乎在的黎波里和巴格达犯下的罪行和过分行为今天能为在大马士革目前的罪行和过分行为开脱。

关于错误，我的俄罗斯同事声称，叙利亚国家联盟应对日内瓦谈判目前的僵局负责。事实上，正如卜拉希米先生本人在安理会这里所说的那样，事实上，是该国政权拒绝他所提出的双管齐下的办法，即就恐怖主义问题和过渡政府问题同时进行谈判。

俄罗斯联邦代表若干次促请卜拉希米先生在日内瓦举行新的谈判。卜拉希米先生回应表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该国政权根本不想就过渡问题进行谈判。他说，在就过渡问题进行谈判前，他首先需要就恐怖主义问题达成普遍一致。如果我把俄罗斯同事所描述的有关日内瓦谈判失败的原因说成是错误的话，那么是因为我相当的客气。

最后，谈到厚颜无耻，我认为这在纽约是被称为“chutzpa”：就像指控西方大国向反对派提供武器，与此同时，事实上俄罗斯从未停止向该国政权出售武器。俄罗斯联邦居然敢提武器问题，对此我绝对无言以对。但是如果俄罗斯联邦大使愿意的话，我们可以对叙利亚实施武器禁运。我愿意对此投赞成票。但是他会就武器禁运投赞成票吗？显然，我认为他不会。

最后，关于认为凯撒报告(S/2014/244，附件)是无法核查的言论，我遗憾地说这根本不是真的。

凯撒报告提交给来自若干个国家的独立专家，他们所有人都表示，图片不可能经过技术改动。

我遗憾地用这一语气回应对法国外交部和法国的直接攻击。我希望这一辩论会仅仅审议叙利亚境内双方犯下的罪行和暴行——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并且直接表示我们发出明确信息的决心，即我们绝不允许在1942年显然以牺牲俄罗斯为代价所发生的事情或在1994年发生的事情在2014年重演。我们有法官，终有一天，那些罪犯将付出代价。然而，有些人却倾向于保护罪犯。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

贾法里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谨代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就震撼卡诺和其他两个城市并夺去数百名无辜平民生命的恐怖行为，向尼日利亚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并且向罹难者家属表示同情。我要在发言的一开始表示这种慰问，因为我们坐在这个圆桌旁的所有人都感受到恐怖主义的严重性，我们叙利亚人的感触最深。

提出今天关于叙利亚局势的决议草案(S/2014/348)的部分会员国，使我想起了苏格兰作家罗伯特·史蒂文森小说中的杰基尔博士和海德先生。他们设法通过提倡崇高原则来扮演好人杰基尔博士的角色，但在现实中他们代表的是坏蛋海德先生。他们参与支持叙利亚境内的恐怖主义并助长持续的流血，同时却为此流下鳄鱼眼泪，彰显了他们的这一罪恶角色。海德先生的双手沾满了叙利亚人民的鲜血，尽管他假惺惺地宣称同叙利亚人民的友谊，以致几天前——正如我的同事俄罗斯联邦常驻代表所说——所谓的叙利亚联盟的前领导人本人是这样描述这些朋友的，他说这些人有一半是骗子、冒充者和伪君子，他们造成了我们今天在叙利亚看到的情况，尽管该联盟是自称为叙利亚人民之友的人一手策划和制造的。他还说，西方试图分隔叙利亚。

这就是在众所周知的首都所拼凑的多哈联盟的前领导人的话。恰好有一个历史性的巧合为这个事实提供了大量佐证。在1945年的今天这个日子，叙利亚代表团参加了为起草《联合国宪章》而召开的旧金山会议，会上拟定了第七十八条，从而确保叙利亚不会成为法国的托管领土。1945年5月29日，法国占领军轰炸叙利亚议会并杀害其守军。既然我们听说，战争罪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要法国政府为其针对叙利亚人民和法国曾经占领并掠夺其资源的许多国家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负责。我们要求法国政府向我国人民公开道歉并作出赔偿。我们向安理会保证，叙利亚人民不会忘记《赛克斯-皮科协定》，也不会忘记法国后来把叙利亚的伊斯肯德伦地区交给土耳其的事实。此外，我们地区的人民永远不会无视法国把以色列核恐怖主义引进本地区的事实。

国际法律制度的基础是各项根本性的支柱，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各国对建立其境内的问责制和司法制度承担着首要和专有的责任。由于我国令人遗憾的事件，叙利亚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步骤，以期追究这些事件参与者的责任并对他们采取适当的法律行动。我们的全国调查委员会继续同叙利亚司法部门一道努力，自危机开始以来调查了3万个案件，对涉案者进行了判决并为其他案件规定了条件，证实叙利亚政府想要并能够伸张正义，否定了为把任何国际司法机构拖进来而可能提出的借口，这种机构可能同我国的司法权力相抵触。

叙利亚危机揭示，为了打击特定地区的某些会员国，打着法律和正义之名来动用联合国的机制，这是地地道道的双重标准。一些会员国提交了今天极具政治性、歧视性和干预性的决议草案，就是这种做法的一个实例。其意图是干扰叙利亚的总统选举和重新洗牌，助长危机并达到宣传目的。它试图使安全理事会附和某些会员国对叙利亚及其人民的歇斯底里的敌视态度。提交该草案证明某些会员国在不断试图自封有权成为叙利亚人民及其民族选择的监护人，公然无视叙利亚人民的意愿，同安全理

事会一再申明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承诺，而且同关于在叙利亚人领导下以政治方法解决叙利亚危机的呼吁形成鲜明对照。

此外，提案国为请求向国际刑事法院提交情势所提出的理由，只不过是根据不通情理的政治化和片面报告提出的不实指控和捏造的谎言。提供这些报告的委员会无视叙利亚政府提出的所有投诉、文件、证据和证明，它们实际上帮助推行一些国家的议程，而这些国家开展了一场敌视叙利亚的运动。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相信国际刑事司法制度，我国是积极参加通过《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联合国罗马外交会议的国家之一，并且是《规约》的第一批签署国之一。叙利亚认为，司法的完整性和透明度是极其重要的，绝不能接受政治化、选择性或采用双重标准。在此背景下，叙利亚要求把万罪之首侵略罪纳入国际刑院的职权范围。但是，这项要求遭到拒绝，这就是我国没有批准《罗马规约》的原因。今天，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政府强调，为了实现正义，我们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必须追究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卡塔尔、法国、以色列和其他国家政府的责任，因为它们公开煽动暴力和恐怖主义，包括资助、武装、赞助、训练、招募来自世界各地的数以千计雇佣军和恐怖分子并协助他们进入叙利亚，这些国家不仅对这些人员的罪行视而不见，反而还把这些恐怖分子说成是温和反对派。

我要向安理会转告利比亚空军总指挥官提到的一则新闻。他说，基地组织在利比亚的恐怖组织和利比亚境内的穆斯林兄弟会一道派224次航班从利比亚飞往土耳其，再从土耳其飞往叙利亚，以便向叙利亚运送恐怖主义雇佣军。

因此，不制止这些国家的做法及其一再违反与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相关的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的行为，就不会摆正国际司法和法治的天平。恐怖行为，不论系谁所犯、在何地所犯，也不论其出于何

种目的，都是一种罪行。“博科哈拉姆”组织在尼日利亚实施的恐怖主义已遭到各方一致谴责，还必须加以打击。同样，其对应方实施的恐怖行为应受到同样的谴责。在被占领的叙利亚戈兰，他们得到以色列。在北部，他们有土耳其为其撑腰。西方和阿拉伯各国政府也在联合国众目睽睽之下向他们提供武器。这些恐怖分子犯下了令人类良知蒙羞的不堪言状之罪，其最近的事例是切断阿勒颇市的供水，并使近300万叙利亚人无法获得饮用水和使用卫生设施。我们本希望看到提交今天决议草案的那些国家转而提交一项打击叙利亚人所遭受恐怖主义行为的决议草案。

第二，以色列当局七十多年来在包括被占叙利亚戈兰在内的被占阿拉伯领土犯下有案可查的战争罪行、危害人类罪行及侵略和占领行为，没有受到追究。这些罪行是在安理会某些常任理事国支持下犯下的。这些常任理事国已使以色列战犯迄今得以逃脱惩罚，并阻碍一切旨在追究这些战犯罪责的举措。

第三，我们感到关切的是，某些大国企图借助其专为自己强行规定的豁免权来损害正义。这一豁免权帮助它们逃脱因在其他会员国境内犯下侵犯人权行为和罪行而要受到的任何追究，其目的在于执行殖民主义议程和统治与压迫计划。阿布格莱布、关塔那摩、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血淹利比亚、设立秘密监狱、使用无人驾驶飞机杀害无辜平民、雇佣军公司——例如伊拉克境内的黑水公司——的做法，以及其他行为——所有这些都是逃脱了问责和惩罚的双重标准生动实例。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国家继续试图在境外将其国家立法强加于人，并于最近对叙利亚国家救济委员会主任实施了制裁，同时却口口声声地说它们支持叙利亚人民。想象一下，叙利亚负责人道主义救济的国家救济委员会主任居然遭到了制裁。瓦莱丽·阿莫斯副秘书长认识叙利亚国家救济委员会主任。我将向她提及这些制裁。我希望，她会做点什么。

除其他证据外，这一证据凸显，司法是为其矛头所指的国家量身定制的。有可能为某些国家预先捏造一个罪名，以便将它们转交国际刑事法院处理，而其他国家则有帘子遮蔽，以挡住别人的视线，不让看到它们有案可查的罪行和违法行为。拟写这项决议草案所采用的方式，就是为了保护以色列战犯不会因其侵害叙利亚人民的罪行而受到追究。这项决议草案还使得从其他国家涌入叙利亚的外国恐怖分子和雇佣军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这种方法不仅损害这项决议草案起草者的公信力，而且还暴露这些起草者的不良用意和侵略动机。

在提及对国家救济委员会主任实施的制裁之后，我还要提醒安理会注意在对叙利亚电力部长实施制裁时发生的另一起丑闻。我们已将叙利亚国家救济委员会主任遭制裁问题交给瓦莱丽·阿莫斯处理。我们将把对电力部长的制裁交给托马斯·爱迪生法院处理。

我重申，我国代表团向所有声称关心叙利亚和叙利亚人民的会员国保证，向叙利亚人民提供帮助的途径是明确和众所周知的，那就是，作出真心诚意的努力，以打击将矛头对准叙利亚和叙利亚人民的恐怖主义。还有就是通过支持各种努力，以期找到一项解决叙利亚危机的本国办法。这一解决办法应当考虑到日内瓦进程，因为该进程基于叙利亚人相互之间的对话，以便在没有人企图强推一些对叙利亚或叙利亚人民没有任何好处的监护和干涉主义议程的情况下，就反对暴力、打击恐怖主义和建立民族团结政府等问题达成共识。那些将前去投票选举共和国总统的叙利亚人，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国家，使其免遭“富有创意的恐怖主义”、混乱和完全诋毁国家与主权理念的企图之害。

最后，法国现任政府似乎误解了法国文学中“他人即地狱”这句名言，以为他人总是地狱的体现，而法国哲学家让-保罗·萨特说这句话时指的是，地狱可能是自己和自己对他人的看法及自己与他人交往的方式。

因此，法国政府应当首先审视自己，这样它就可能不是在他人身上，而是在自己的行动和行为中看到地狱。

主席（以英语发言）：法国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阿罗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请原谅我。我不想进一步延长本次辩论会的时间，或参与论战。我只想就已经表决的决议草案S/2014/348的文本作出事实性的纠正。不像我们的叙利亚同事刚才所说的那样，这项决议草案并没有使来自其他国家的外国雇佣军恐怖分子不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第1段非常明确地指出，武装团体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关于豁免权，第7段规定，如果有人不是《罗马规约》缔约国的国家的国民，但参与了安全理事会规定或授权的行动，则受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换言之，例如，如果安全理事会一个理事国的公民要是参加在叙利亚领土上开展的行动，那末，国际刑事法院可以起诉他们。第7段中的豁免权，并不保护恐怖分子，不论其国籍如何。

主席（以英语发言）：俄罗斯联邦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丘尔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要指出的是，我的法国同事今天的发言听上去不是很有说服力。

主席（以英语发言）：法国代表要求再次发言。

阿罗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人只有愿听人劝，才会听得进劝。

主席（以英语发言）：俄罗斯代表希望再次发言。

丘尔金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对于这一点，我们不敢苟同。

主席（以英语发言）：安全理事会就此结束现阶段对其议程项目的审议。

中午散会。